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PATRIK FÄLSTRÖM): 欢迎大家参加本次电话会议。虽然我们已经晚了两分钟, 但是我想还是要先确认一下议程。我不知道有没有人... 参加了会议, 但是还没有进入 Adobe Connect 的, 请示意一下好吗?

约瑟夫·阿尔哈德夫 (JOSEPH ALHADEFF): 在我们说话时我已经登录了 Adobe Connect。我是乔。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谢谢你, 乔。那么我现在看到的 ICG 成员就有卡沃斯·阿斯特 (Kavouss Arasteh)、德米·盖奇科 (Demi Getschko)、哈特穆特·格拉泽 (Hartmut Glaser)、拉斯·豪斯利 (Russ Housley)、纳雷尔·克拉克 (Narelle Clark)、玛娜尔·伊斯梅尔 (Manal Ismail)、让-雅克·苏布伦内 (Jean-Jacques Subrenat)、艾丽萨·库珀 (Alissa Cooper)、丹尼尔·凯伦博格 (Daniel Karrenberg)、米尔顿·穆勒 (Milton Mueller)、亚里·阿尔科 (Jari Arkko)、让迪尔·费雷拉·多斯·桑托斯 (Jandry Ferreira dos Santos)、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Patrik Fälström)、詹姆斯·布雷德尔 (James Bladel)、基思·戴维森 (Keith Davidson)、强内维特 (Jon Nevett)、拉斯·芒迪 (Russ Mundy)、琳·圣阿莫尔 (Lynn St. Amour)、约瑟夫·埃尔哈德福 (Joseph Alhadeff)、迈克尔·尼耶布 (Michael Niebel)。

注: 下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抄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抄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 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 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此外，还有联络人爱丽丝·格利琪 (Elise Gerich)。马丁·博伊尔 (Martin Boyle)、吴国维 (Kuo-Wei Wu) 因为不能前来而表达了歉意。艾伦·巴雷特 (Alan Barrett) 也来了。还有来自秘书处的詹妮弗·钟 (Jennifer Chung)、雪莉·哈里斯提亚 (Shirley Haristya) 和扬尼斯·李 (Yannis Li)。

来自 ICANN 的迈克·布伦南 (Mike Brennan)。有谁被漏掉了吗？除此之外我还知道默罕默德 (Mohamed) 会加入我们，可能还有其他人正在连接。拉尔斯-约翰·利曼 (Lars-Johan Liman) 刚刚加入，欢迎。

那么我们到会议结束时再来确认这个名单准确无误。下一个议项，审核我们上一次会议的行动事项。这里有一些没有完成的行动事项，我想我们确实应该努力尽量完成它们，因为众所周知，当我们开始从域名职能跨社群工作组获得更多数据，越来越迫切需要与加强 ICANN 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保持同步时，我认为我们自己的事必须先尽量处理好。

就像请客之前要把家里打扫干净。所以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这些行动事项，然后一个一个解决。行动事项一，来自第 12 号 ICG 电话会议，艾丽萨·库珀和 ICG 主席与伊斯梅尔协调，起草一份解释性文本并予以公布。这件事拖了有一段时间了。琳和玛娜尔还在努力做这项工作，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人对到今天为止所发布的文本还有任何问题。

我觉得每次我们把它提出来，都会有人想要改变其中的一些小细节。但是努力把这项工作向前推进非常重要。实际上我几乎准备好要号召大家在这份文件上达成共识，因为新的事项会接二连三地不断出现，我们要先确认文本通过，才能继续向前推进工作。所以我想问问大家对这份文本是否还有任何问题？

趁着大家在思考该做什么，有请秘书处展示第八版时间表。我也可以说，琳和玛娜尔为了收集大家的所有问题非常努力，我们主席以及编辑者们，确实感到很有信心这份文本可以或者说应该可以达成共识。

我看到丹尼尔和基思在聊天室里说他们认为我们确实有了共识。让我们来看一下，我没看到有人想要发言。我看到很多人支持。支持的声音来自基思、丹尼尔、德米、让-雅克、詹姆斯，来自 ccNSO 的基思、让迪尔 (Jandy)、纳雷尔、拉斯。

好的。米尔顿，我有一个问题。它应该是 2014 年 3 月更新还是 2015 年 3 月？我本来以为应该是 2015 年 3 月更新，或者是现在，2015 年 4 月。问得好，米尔顿。好的。我在此宣布对这份文件达成一致，同时将 2014 年 3 月更改为 2015 年 4 月。

下面继续回到行动事项上。谢谢。行动事项二，来自第 12 号 ICG 电话会议，ICG 在内部 CG 电子邮件清单上讨论安排一名自愿执笔人，整理对运营社群提案进行评估的过程中收集到的信息，并就此撰写一份 ICG 报告以便和最终提案一起公布。这是我们尚未推进的事项。

没有人推荐别人，我们作为主席也没有推荐任何人，目前我们尚未真正看到此事的必要性，不过在这件工作上我们很可能需要一些人能帮助我们。阿斯特，卡沃斯，请讲。

卡沃斯·阿斯特： 好的，早上好。最后一个提案，你指的是三个[听不清]的提案还是[有待制定]的提案，我想确认一下。这不在[你的一些会议之中]。谢谢。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非常感谢。我们讨论了三个提案，最后一个提案我们讨论的是我们将要和最终提案一起提交的提案。即便如此，作为一名联合主席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没有[听不清]其他任何人。我认为我们也不能漏掉任何先前收到的意见，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我们实际上应该试着找到某个人，设立一个机制，一旦有人开始提出意见时，不管是什么时候，都要把这些意见收集起来。我的建议是，因为我们目前还不必急着选人，所以我们可以本次稍后再讨论这个问题，或者将它移到电子邮件清单上。

第三点。让-雅克，请讲。

让-雅克·苏布伦内： 谢谢你，帕特里克。我是让-雅克。我有一个问题，帕特里克。我认为秘书处将会跟进这项工作，在有人提出意见时指出这些意见。因为我想它是我们的一部分，ICG 的个体成员，我们是不是忽略了它。你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吗？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是的，抱歉。的确。在我们早前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有秘书处的支持。秘书处已经，如你们所看到，努力把我们在 ICG 列表上对前两个提案提出的所有不同问题提出来。即便如此，我认为在 ICG，当我们在做自己的工作时，一定要有 ICG 成员象征性地担任执笔人，尽量确保秘书处只是传达每一件事。

正如你所说的，秘书处可以帮助处理一些机械性的工作，但是我们不能指定秘书处承担收集所有各种各样问题的最终责任。这个责任必须由我们 ICG 成员来承担，而且我们要找到一个方式来做这个工作。但是当然，我们是志愿者，我们应该从秘书处获得秘书处的帮助。我记得这是我们讨论过的一个目标。这样回答你满意吗？
让-雅克？

让-雅克·苏布伦内： 帕特里克，谢谢你的解释。如果是那样的话，我自愿成为 ICG 的这些成员之一。谢谢。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非常感谢您的志愿申请。纳雷尔？

纳雷尔·克拉克： 是的，大家好。我是纳雷尔·克拉克。实际上我有点儿不明白这项任务究竟是什么。对我来说这个行动事项不够清楚。同时，我很高兴你也明确了秘书处的支持。让-雅克，谢谢你把这一点提出来。

所以能不能请你进一步说明这个角色？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好吧，首先，这个角色最终会实现我们对它的设计构想。但是在我们的讨论对各种各样问题的收集时，在我们讨论前两个提案时我们发现，我们对哪些只是 ICG 成员之间的讨论，哪些是我们真正要寻求解释的问题有点儿混淆。最终，如果没有人负责监督我们真正将这项工作推进，或者没有人提出他们能协助这项工作，我们要怎么弄清楚其中哪一个问题，或者这些问题究竟是不是我们要带回给运营社群解答的问题呢？

我们觉得大概只有两种方式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继续临时性地做这项工作。我们可以依靠我们主席来做这项工作，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有 ICG 成员可以站出来，并且承担多一点的责任来努力确保在秘书处所传达的这些问题中我们不会漏掉其中任何一个，那样就更好了。

纳雷尔·克拉克： 好的。所以如果我概括一下，就是一个问题追踪的工作，一个追踪三个运营社群和 ICG 行动的角色。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是的。

纳雷尔·克拉克： 知道了。谢谢。那么我很乐意在这项工作上给予让-雅克一些支持。
谢谢。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谢谢你，纳雷尔。卡沃斯，请讲。

卡沃斯·阿斯特： 好的，如果我没弄错的话，CWG 的提案即将在 ICANN 53 之前也就是六月份正式收到。这个日期变了吗？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没有。这个日期是我们最后一次收到的日期，是我们目前所了解的日期，没错。

卡沃斯·阿斯特： 抱歉。最后一次收到的日期？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他们给我们的最新信息是 6 月 25 日。

卡沃斯·阿斯特： 6 月 25 日是通知的日期，所以这是我们认为要仔细审查的第一轮，对吗？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对，没错。但是另一方面，ICG 清单上提案的实际问题，就是我们已经在讨论一些问题，正如你们在第 12 号 ICG 电话会议行动事项三中所看到的。所以在我们已经收到的两个提案上，我们已经开始收到了一些问题。

卡沃斯·阿斯特： 好的。那[听不清]我们有的两个[听不清]。是的，好。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因为，卡沃斯，我这么解释吧，当然，如果情况是所有提案同时送达对我们来说会轻松许多。但是现在情况并非如此，作为联合主席，我有点儿担心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现在我们在讨论与前两个提案有关的一些问题，之后我们可能忘了看看第三个提案有没有相同的问题，反之亦然。我们不是连贯地评价所有三个提案，因为它们是在不同的时间点收到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个追踪系统，或者像纳雷尔刚才所说的追踪问题。我们要提出一种方式，尽量花最少的人力物力来做这件事。

卡沃斯·阿斯特： 如果这部分还没有交给任何人，我想其中一个[文化][听不清]...可以有控制地交给和[默认]在这个问题上，不是真正的[听不清]。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问题还没有处理。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是的。非常谢谢你，阿斯特。的确，最终我们，艾丽萨作为主席、默罕默德和我本人作为联合主席当然最终要负责确保不管 ICG 会议达成何种共识，都是我们确实具有的共识。所以没错，情况就是这样。

米尔顿问我们究竟要跟踪什么。首先，我想要继续下一个行动事项，因为这个事项已经占了会议太长的时间，不过还是要说一下，我们要跟踪的问题就是在 ICG 报告上提出的问题。我们需要完成一些事项，比如行动事项三，这里有一些来自比如协议方面的说明性问题。

艾伦曾在社群聊天中建议过，不管谁提出问题，都要说明这是一个正式问题，还是给某一个社群的问题，还是仅仅是拿出来讨论。我想这是完全正确的，作出说明非常重要，如果需要的话。因为当第三个运营社群递交提案时，预计我们已经在 ICG 的电子邮件清单上做了很多一般性的讨论。

无论如何，我想我们已经有两个人表明了他们愿意提供协助。我们在聊天室的一次热烈讨论中，已经开始提出了一个流程的雏形。虽然我没有着手完成行动事项二，但我们还是需要继续后面的事项。所以接下来的行动事项三，亚里要提供进一步信息，是一个图表，然后在 ICG 电子邮件清单上说明 IETF 当前总体内部问责制以及与 IANA 互动有关的监督系统。

亚里，你要谈谈你对这个事项进展的看法吗？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觉得 ICG 中有人开始在私下讨论了。所以能请你说说此事的进展吗？

亚里·阿尔科： 好的。首先，很抱歉我没能按计划完成这项工作。我一直在做这项工作，到后来被 IETF 会议及其恢复所打断。不过事实上，这是有关 IETF 机制的进一步信息或者对它们的一些图解，我希望在即将到来的 IETF 会议上完成它。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非常感谢。Alan 要发言吗？

艾伦·巴雷特： 我是艾伦·巴雷特。我要报告一下，CRISP 小组正在和 RIR 员工合作，并且在为号码社群准备一个相似的图表。它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我预计这几天他们就会分享。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非常感谢你提供这个信息。卡沃斯？

卡沃斯·阿斯特： 谢谢。我，对两个委员会，外展[听不清]我有两个问题，或者说两个请求。一个就是显示两者之间、每个人前后之间关联的图表。有人说这在之前是不可能的，现在有[听不清]深层次可比较的方式。

第二，IETF，有一个关于管辖权的问题，现在总的来说是 CCWG 内部的一个非常细致的讨论，但总的来说对 IETF 不是这样，管辖权是什么。管辖权是否到位？这是不是[听不清]... 而且我想问一下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一些答案。

这就是我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我提出来的，图表的问题。另一个是很多人提出来的。所以我想知道 ICG 有没有提出一些最终方案之类。非常感谢你们所花的时间，但是在我看来，[听不清]回答这些问题花了太长的时间。谢谢。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亚里？

亚里·阿尔科： 好的。那个问题我[发布了]很长时间，一直有些麻烦。我们，当然，有[听不清]要运作，或者还有其他事要做。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些图解对传播有关我们在做什么和怎么做的信息很有用。但是我们也相信，书面提案是清楚和完整的。

抱歉，我没能完全理解你的第二部分意见，卡沃斯。你可以再说一遍吗？

卡沃斯·阿斯特： 我的第二部分意见是管辖权，关于管辖将如何继续，或者一直以来如何处理，没有清楚的解释。正如我所说的，在 CCWG，管辖权的话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我们讨论了管辖权的方方面面，管辖地、管辖的人员、管辖的法律依据。

所以这些是一些彼此关联的事情。在这些事情上我们是如何处理的？不过这个管辖权的问题不是我提出来的，而是其他人提出来的，在我们的一次面对面会议上，真正[听不清]，如果你试着回想其中的一些会议。谢谢。

亚里·阿尔科： 是的，我相信我们在新加坡会议上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记得当时他们提供了一个专业的回答。我们解释了情况如何，在任何纠纷中的最终决定权以及 IETF 和 ICANN 之间的合同或[听不清]。根据创建的 RC，它属于 IAD。

MOU 是 15 年前制定的。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好的。非常感谢。所以我们看到这正在进行当中。我也看到 CRISP 小组也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那么可以说，我们没有完成第 12 号电话会议的行动事项三，但是我建议我们关闭 ICG 第 13 号电话会议的行动事项二，我看到它重复了。

所以我们只有第 12 号电话会议的行动事项三没有完成，也就是针对 IETF 的图表。我们也了解我们将会从 CRISP 小组收到一个图表。那么接下来是第 12 号电话会议的行动事项四。这个事项是艾丽萨与 ICG 成员在内部电子邮件清单上确认 ICG 已完成协议参数和提案数量确定流程的第二步。

我了解这件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抱歉没有再次核实。这里的时间有点早。但是这已经完成了，对吗？

艾丽萨·库珀： 我是艾丽萨。能听到吗？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能。

艾丽萨·库珀： 很好。我想，五六个星期前我就发送了关于此事的邮件。有一条回复，我想是来自卡沃斯，说他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从那以后过去了很多个星期，这是我收到的唯一回复。我注意到，与此同时，对于确定流程中的事项，我认为其实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讨论。

所以我以为这已经完成了。但是如果有人认为还没有完成，我们就应该讨论一下。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非常感谢。我也记得是这样。有人要就此事发言，还是我们可以宣布此事完成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宣布第 12 号 ICG 电话会议的行动事项四完成。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讨论第 13 号 ICG 电话会议。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批准 2 月 25 日电话会议的会议记录。这个事项的提出是因为里面提到了一些问题。

有人对 2 月 25 日的会议记录还有问题吗？我看到邮件清单上有一些讨论。我想琳对此还有一些问题。抱歉，我是早上看到的，但我不知道这些问题是否与这个会议记录有关。艾丽萨？

艾丽萨·库珀： 谢谢帕特里克。我是艾丽萨。我想我们也有没完成的面对面会议的会议记录。所以我只想确认一下，我们是要批准二月份电话会议和面对面会议的记录。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是。我们今天的议程上确实有一条单独的关于之前电话会议的会议记录批准事项。

艾丽萨·库珀： 哦，好的。抱歉...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没关系。也许是我把事情弄混了。所以我不介意有人在我可能犯错时把它指出来。无论如何，我认为这是一个尚未完成的事项，因为对 2 月 25 日的会议记录还没有进行批准。所以秘书处，能否请你们投影，或者口头说明，解释一下 2 月 25 日远程电话会议会议记录的变化或突出问题。

詹妮弗·钟： 大家好，我是秘书处的詹妮弗·钟。2 月 25 日的会议记录，我不记得它们有任何问题。它们已经被批准，并且作为第 13 号会议完整的一组行动事项在这里列出。有一些需要批准的会议记录，如果有人要求的话我可以投影出来。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抱歉，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你没有看到任何问题，你不认为 2 月 25 日的会议记录有任何问题，还是说你看到了问题？

詹妮弗·钟： 我是詹妮弗·钟。就我而言，我没有看到 2 月 25、26 日远程电话会议的会议记录有任何问题。它在这个投影文件上是完整的一组行动事项。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好的。非常感谢。艾丽萨？

艾丽萨·库珀： 抱歉，我的手还是举着的。我要放下来。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好的。卡沃斯？

卡沃斯·阿斯特： 是。行动事项，我们还没有到行动事项二，对吗？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对。还在事项一。

卡沃斯·阿斯特： 嗯，好的。关于批准 2 月 25 日的会议记录。好的，我等等再发言。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好的。非常感谢你。谢谢。那么接下来，如果没有人对 2 月 25 日的远程会议记录[听不清]，大约 300,000 年前，互联网时间，让我们关闭行动事项一。完成。关于行动事项二，正如我先前所建议的，我看到 ICG 第 12 号电话会议行动事项二以及卡沃斯的说明，需要和行动事项三合并。卡沃斯。

卡沃斯·阿斯特： 是的，行动事项二。它不涉及内部电子邮件清单。但是 ICG 总体上，在当前问责制和监督方面，在新加坡会议上我们讨论了当前、[听不清]未来，管理权移交之后，我们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比较当前和移交过程中的问题。

但是我没有看到有关移交方面的任何事务。首先，[听不清]...我们或多或少有一个清晰的想法，但是我们的问题是，移交之后的问责制是什么，它有什么问题，哪一事项前后的问责制是相同的，哪一事项之后将会有不同的问责制，即使它非常简单或非常琐碎。

差异是什么？这些事情从第一个[听不清]就不清楚，我们提出了这一点。它的所有结果都是当前的，用它来转化。因为我们对当前并不十分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移交之后会发生什么。谢谢。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是的，卡沃斯，在我们讨论行动事项三时你提到了这个问题。它引起了注意。所以是的，我声明我们大家都理解你对此的期望是什么，下面我想请亚里来回应。

亚里·阿尔科： 是的，我也认为我们在前一个行动事项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要说明一点，我们所拥有的问责机制并不依赖于 ICANN。我是说，当然，ICANN 更负责是有益的，但我们并不依赖于此。这是需要指出的移交前后最根本的一点。所以在我看来，问责制在起作用。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所以，只是因为...

亚里·阿尔科： ...对它的任何改进。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谢谢你，亚里。因为我要将会议继续向前推进，所以我建议为完成第 12 号 ICG 电话会议的行动事项三，亚里·阿尔科和艾伦·巴雷特向内部 ICG 电子邮件清单提供关于 IETF 和 CRISP 小组当前、当前和未来与 IANA 方向有关的整个内部问责制监督系统进一步的信息图表。

因为这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那么我们就关闭了第 13 号 ICG 电话会议的行动事项二。

卡沃斯·阿斯特： 是的，我有进一步的解释。如果你们读了[听不清] CCWG，我们看到他们提出了混合的行动路线、法律分离和财务分离，这两个分离的任何一个在[听不清]和 IETF 之间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它是如何解决的？他们如何才能预见 CWG 与整个移交，[听不清]移交、两种不同的工作方法、法律分离和财务分离相关的输出是什么。

存在两种不同的责任移交模式和行动事项。有没有人仔细研究这方面，看看移交之后我们究竟要谈什么？CCWG 在[酝酿]什么，即使它最终不会面向我们？谢谢。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卡沃斯，我们做了。是。我想你的关切被注意到了。我建议，因为我们的行动事项三确实尚未完成，亚里和艾伦已经承诺会带来有关信息，所以我们就等待他们带给我们信息，之后再讨论他们所带来的信息是否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和利益。

我们确实有这些电话会议的文字记录和录音。所以我想我们不必自己纠结于此行动事项，因为我设想的是我们会讨论他们的提案，他们带给我们的信息，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还要继续其他事项，我们还要回应它们。所以实际上我们希望他们先将信息带给我们，然后我们再继续这个讨论。你同意这么做吗？

卡沃斯·阿斯特： 好的，只要提供的信息表明这两个社群审视了 CWG 的初步输出。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将对我们有帮助，因为 CWG 最终会在六月份与我们见面，届时你必须了解发生了什么，移交后的行动路线是什么，这两个社群的责任是什么，因为他们做的是其他事情。

在这个前提下，我同意。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是的。谢谢。丹尼尔？

丹尼尔·凯伦伯格： 我反对给这两个社群如此繁重的任务，实际上他们已经给了我们回复，我反对让他们再考虑一个第三个社群尚未完成的流程。我认为那不合适。

卡沃斯·阿斯特： 丹尼尔，我[听不清]反对。我从不反对任何人。你总是反对每一个人。没有必要去反对。你平和地给出你的观点，说你不认为这两个社群应当着手做任何尚未开启的事。这是你的观点，我尊重它，但是不要反对每一个人，在这样一个早晨，至少是在欧洲。

请给它一点时间。而且我不明白你的逻辑。你做的事完全孤立于 CCWG，整个提案所说的内容完全与 CCWG 无关，IANA 将不会接受。我们必须把所有信息组合起来。请不要那么快地反对。你无论何时都在反对任何畅所欲言的人。[听不清]...谢谢。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诸位，我想请大家遵守本次电话会议的秩序，因为我认为我们已经对后续工作达成了一致，也就是让亚里和艾伦把信息发回给 ICG，等我们收到他们的信息之后再继续讨论。丹尼尔？

丹尼尔·凯伦伯格： 噢，是的。我完全同意这一点。我不同意 ICG 让艾伦和亚里考虑一个尚未完成的流程。我反对的是这一点。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这么做。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所以作为本次电话会议的主席我坚持我的建议，我们应该让他们带给我们信息，不管这些信息是什么，到那时我们再继续讨论。这是我的提议。

卡沃斯·阿斯特： 请注意，如果这两个社群不提出，或者不明确处理问题，那么我们的提案就不会对 CCWG 任何未完成的工作采取任何行动。我们必须有[听不清]，仅此而已。[听不清]任何事，这是理解。我不是逼迫他们去做任何他们不愿做的事，但是他们应该提到他们的提案不包含任何 CCWG 的元素。仅此而已。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我想说，你的观点，卡沃斯，已经被注意到，并且记录下来[原话]。我想提醒大家，包括你，请在发言之前举手，等轮到自己时再发言。我确实理解，我很高兴看到我们对这些问题感兴趣，我们需要取得富有成效的讨论成果。所以我感谢各位发言，不管你们是否同意彼此的意见。

我不担心讨论变得激烈，因为人们把话说出来总比默不作声要好。那么，下面我要继续本次电话会议的下一项。你的观点已经引起了注意，卡沃斯，我鼓励大家继续后面的事项。亚里。

亚里·阿尔科:

是。我想说我认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担心或者激动。我认为这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我的计划是，我们将提供更多的图解，我这么称呼它。我不认为 RIR 或 ITF 方面有任何计划[听不清]，去改变任何事。

我们已经根据我们社群的愿望做出了设计。这是我们要继续努力的。我们期待同 CWG 和 CCWG 合作。但是我不认为有必要协调某些事，对于有些事我们不必完全地协调一致。

所以我们有希望会提供信息，[听不清]我想我们可以继续了。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没错。非常感谢。关于第 13 号电话会议行动事项三，也就是我们要继续讨论实际事务的管辖权。这是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做的事，目前，我们既要等待亚里带来这一数据，也要请求秘书处，在主席和其他有关人士的帮助下，尽量概括我们在管辖权方面已经讨论过的内容，并将它发回到电子邮件清单上。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必讨论行动事项三。它仍然没有完成。那么，第 13 号 ICG 电话会议行动事项四，我们所拥有的就是，抱歉，我们有第一个版本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由秘书处所整理。我们确实就合并提案并努力提出一些其他讯息或信息图表进行了讨论。

目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没有什么要反馈。默罕默德，在这方面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好的。我听不到你说话。其实我并不准备让你解决此事。我只能说我们主席还没有完成事项四。卡沃斯，请讲。

卡沃斯·阿斯特： 是。帕特里克，请允许我回到事项三，关于管辖权。我们是否考虑了我们就我们所讨论的这个管辖权征求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我们当中的某些人，不是我自己，可能非常非常有能力。但是通常，在管辖权的问题中，我们管辖问题需要有更清楚透彻的视角。我们考虑了这一点吗？

还是我们认为自己知道一切，不需要任何外部信息，所以没有征求任何 ICG 以外的其他人的法律意见？谢谢。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我们尚未对此作出决定，我想我们仍应等待从这些社群提交上来的信息，之后才能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讨论时间表，所以第 13 号 ICG 电话会议行动事项三仍未完成。这是我对你的问题的回答。

那么到现在，我发现我们已经关闭了几个行动事项。我们合并了两个。能不能请大家回到议程上？

正如我们在会议中所指出的，我们有一些其他的会议记录需要批准，不过还是让我们先讨论修订时间表的事宜。

大家在这里的屏幕上可以看到，前几周，抱歉。2015 年 6 月的这几周，我们知道我们开会的实际时间就是 6 月 18 号和 19 号的周四和周三。我们知道，我们前几天已接到通知，加强 ICANN 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将在 19 号周五召开会议，这将和我们的工作会议冲突。

我们联合主席与加强 ICANN 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的主席就同步我们两个会议的议程进行了讨论，以便我们，以及你们当中参加两个流程的人员，能够尽量从两个会议中获得最多的成果，而不会遗留任何问题，或者将合作的能力最大化。

所以我们有一些工作要做。之后我们还要召开 ICANN 会议。在 25 号，我们知道加强 ICANN 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和域名职能跨社群工作组将召开工作会议。在 25 号周四的午餐之前有一个空隙，我已经申请会议室，希望 ICG 愿意坐下来讨论在其他会议上的事宜。

我了解因为人们可能想要听一听在实际提案交给我们之前其他会议上出现的一些冲突。但是我不会放弃会议室预订，除非我听到 ICG 成员不想一起探讨正在发生的事情。

所以虽然我们分配到一个会议室，但是如果我们在电话会议上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就不会召开会议。我们在电子邮件清单上作出了这个决定，因为很多人要回家。纳雷尔。

纳雷尔·克拉克：

感谢你所做的一切安排，帕特里克。我是纳雷尔·克拉克。你刚刚说我们会议日期是周三和周四。那就是 17 号和 18 号吗？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抱歉，我说错了。会议是在 18 号和 19 号。非常感谢。是。

米尔顿令人放心，否则我们很多人就会迟到了。所以我们会在 18 号和 19 号的周四和周五开会。这里没有变动。艾丽萨。

艾丽萨·库珀： 谢谢帕特里克。我是艾丽萨。我只想明确一下。目前还不打算在 25 号开会，是这样吗？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完全正确。我们不会在 25 号开会，虽然我已经预订了一个会议室，但这是为了应对到场的 ICG 成员需要一个会议室来探讨或讨论的情况。但是我也准备好取消这个会议室预订请求。而且我确实听到，随着时间的推移，ICG 成员对在周四召开任何会议都越来越不感兴趣，不管那是什么会议。

但是如果我们放弃的话，即使我们后来有需要，也订不到会议室了。

艾丽萨·库珀： 好的。我们也还没开始安排人们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回来之后的会议时间，因为显然你可以看到这一点，而且在 6 月 25 号会提交提案。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好，在那之后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确定任何具体的日期。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你说的是对的。我希望，在我们总结了周四和周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会议之后，然后我们会有一周。我们在 25 号拿到提案，问题是到那时，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你说的是对的。卡沃斯？

卡沃斯·阿斯特： 帕特里克，你有没有计划讨论来自 CWG 的[听不清]意见，我记得在最后一次电子邮件交流中提到它将在 6 月 25 号之前的某个时间提供？我们讨论过这个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当他们被替换时，我们是否需要得到 CWG 的一些说明？两个问题。谢谢。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是。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安排 ICG 和要召开工作会议的两个小组中任何一个小组进行任何正式互动。在我们与其他主席的讨论中，我们还没有决定召开这样一个会议，部分原因是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混淆我们已有的流程，因为我们确实有一些流程，比如参与正式审核的联络人，以及加强 ICANN 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的基思。

在我看来，我们在 ICG 也应该非常谨慎地将我们作为 ICG 成员可能在会议上获得的信息，和域名职能跨社群工作组和加强 ICANN 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更正式地传递给我们的信息进行合并，比如正式域名职能跨社群工作组对 RFP 的回复。

丹尼尔建议我们应该基于相对日期制定一个计划，因为当然，6 月 25 日这个日期实际上可能会推后。那当然是一个好主意。另一方面，如果是这样的话，比如，我们认为我们需要在两次 ICANN 会议的间隔期间召开面对面会议，那么我们就需要尽量安排一个日期。

现在我们的电话会议还有 10 分钟。米尔顿有请。

米尔顿·穆勒:

是。这里有几点。基思提醒了我一点，CWG 将要遵循的流程必须获得各自章程组织的批准。所以在他们提交提案之前，这个提案将由域名社群中的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审核。

在他们明确批准之前，我们将对其中的内容有某种概念。不是说我们能对它做什么。相同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 CWG 会议和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面对面会议之间的这个潜在冲突，特别是 18 号的会议。我不确定 CWG 会做什么，它实际上是否已经向 SO 和 AC 成功交付域名提案。原则上只能是坐等他们批准或否决。

所以我怀疑他们在那期间将会召开重大会议。就是这样。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非常感谢。那么首先，可能我说错了。我所知道的就是加强 ICANN 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在 19 号周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确实有一个会议。这是我了解到的实际冲突。关于我们在议程上看到的 18 号的 CCWG IANA 电话会议以及在 9 号到 18 号之间的其他电话会议上，问题是他们将会讨论什么。

也许有来自他们的[听不清]的一些反馈。我不知道，我同意你说的。但是我所说的冲突是 19 号的问责制工作。卡沃斯。

卡沃斯·阿斯特:

是。帕特里克，你确定对 CWG IANA 和 ICG 宣布的内容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吗？我们要等到章程组织审核、反馈，然后在[听不清]之后讨论它。我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将没有机会讨论任何与 CWG IANA 有关的事，对不对？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根据我对基思的话的理解，抱歉，根据我对米尔顿和基思的话的理解，如果我们能够像 SO 和 AC 一样，看到他们在 6 月 8 号所制定出的提案，那么我们就能够阅读并讨论它，而且当然，还有 SO 和 AC 可能给出的反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 18 号和 19 号审视这个提案。

这个提案是我从其他成员那里听到的，提案清单。关于我们能否在提案提交给章程组织或域名职能跨社群工作组后，在 18 号和 19 号开展相关工作，我想听听其他 ICG 成员的反馈意见。艾丽萨？

艾丽萨·库珀： 谢谢帕特里克。我是艾丽萨。我认为可以这么做。我是说，我认为这符合我们之前说过的，我们要尽量多地参与域名提案的工作，即使它不是很完整。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它的动态，在 18 号和 19 号，如果它已经提交给 SO 和 AC，那么我们就应该尽量开展更多的讨论。

我们不能做决定，但是我们的流程，你知道，要求我们做大量分析，无论如何都无法在两天内完成。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聪明地利用我们的时间，尽量深入地来评价它。不是要做某种最终决定之类，但是我认为我们当然应该在提案看起来已经稳定时尽快开始分析，即使它还没有得到 SO 和 AC 的批准。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是。我们还有几个人举了手。我要提醒大家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还可以进行五分钟。我们还有一些会议记录要批准。我要提醒大家，在其他两个提案审核的早期我们所做的很多工作，审核来自运营社群的回应，包含的机械性工作更少，我们区分文件，区分问题，指定象征性执笔人来做审核。

因此只要看看来自社群的不同提案的设置，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机械性工作可做。卡沃斯，请讲。

卡沃斯·阿斯特： 好的，帕特里克。如果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期间对 CWG IANA 活动形成某种初步看法，对它们进行一些初步的活动和审核，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困难。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拒绝它，说我们绝对不应该做任何事，我要等章程组织，在 ICANN 53 后，然后有时在[听不清]之间我们聚集在一起，这是有可能的，有 ICG IANA 的人，或者没有。

那么这一天将没有什么效率。谢谢。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非常感谢。我听到对这个问题的担忧，我们应该处理 6 月 8 号提交或者不管什么时候提交到 SO 和 AC 的提案，但是当然，我们应该考虑到那不是正式交给我们的提案。而且我们应该做好计划并采取措施进行协调。沃尔夫-乌尔里希？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 (WOLF-ULRICH KNOBEN): 谢谢帕特里克。我完全同意这一点。我只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 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 ICANN 会议期间, 在 CWG 和 ICG 之间将没有任何变化。这是我的理解。问题是, 我们是否能有一些变化, 因为如果在 18 号和 19 号, 你有[听不清]这个提案, 按照我们的标准它们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我想知道我们是否不应该向 CWG 提出这些问题或者进行交流, 至少在它们提交官方报告之前不应该。这是我的问题。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非常感谢。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际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希望尽量一次到位, 不管是我们还是域名职能跨社群工作组, 以便减少时间, 节省日程时间。另一方面, 我认为在初步数据的基础上我们问问题应该非常谨慎。

所以我想说你提的问题非常好。在我们看到初步数据时, 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事情。有的问题我们可能可以很快地向他们提出, 有的问题我们可能不应该向他们提出, 因为我们得到的数据只是初步的。因此, 我们需要非常谨慎。卡沃斯, 请讲。

卡沃斯·阿斯特: 是的, 帕特里克, [听不清]或者有人听我说话。我不是在问, 我们应不应该问问题, 我是说我们是否理解[争论是]什么。特别是, 理解申请人提供的这些非常非常复杂的文本。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读过, 但它非常非常复杂。那叫说明, 不叫问题。

我们不提问题。有的人寻求说明，不可能。如果每个人都说不可能，我们就不要做这件事，那我们就提问，而它[听不清]并且[听不清]。谢谢。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好的，卡沃斯，非常感谢。是的，你指出的是，我们要反反复复要求进行说明。我认为，我们一直以来对事情的处理方式，对我们到目前为止所收到回复的处理方式，是一个运作良好的方法，我们所做的事可以看作是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我们首先在 ICG 内部探讨问题，然后再让 ICG 成员说明，之后我们可以要求运营社群进行说明，再之后我们可以问问题。

所以我认为我们现有的机制运作十分良好。我认为遗憾的是我们，包括我本人在内，措辞不当。但是我想，实际上，我们确实知道如何在现实中处理这一事务，对此我很有信心，我们只需要确保他们在描述我们所做的事以及我们如何以一种良好的方式来工作。

这也是为什么我让联合主席，像比如纳雷尔和让-雅克站出来，尽量帮助跟踪问题的一个原因。卡沃斯，请讲。

卡沃斯·阿斯特： 是。我看到的情况是我们什么都不做，但我仍然相信它很有用。[听不清]两个社群，这两个社群运作十分良好，他们的工作方式与 CWG 完全不同。接下来[顺其自然]。我们没有很多问题。问题都只是一些小的调整，或者由 CWG [听不清]。

这是一个全新的过程，一个需要大量说明和[听不清]的全新过程。但是如果我们要推迟它，不作任何改变，那么请在我们的记录中写上，卡沃斯·阿斯特，一名 GAC 成员提到，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和[听不清]，哪怕是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都可能会很有益。把这一点写到记录中，我提出建议，但副主席或联合主席反对。把它正式写到记录中。我不想和每个人有不同意见。

每个人都是对的。谢谢。把我的观点写到记录中，我说有一些初步的[听不清]观点是绝对有益的，CWG IANA 准备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不易的流程。而它被联合主席否决了。谢谢。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卡沃斯，你误会我了。我作为联合主席也是本次电话会议的主席并没有否决它。恰恰相反，我说的是，对，我认为大家对你的提议有同感。我们应该做尽可能多的工作来达成初步...我看到本次电话会议达成了共识，即对于交付的初步数据我们应该做尽可能多的[听不清]工作，例如对域名职能跨社群工作组交给章程组织的信息。

我说的是，也是我听到你说的，也是为什么我们大家都同意的另一个原因，我听到我们大家都同意，当我们决定需要对什么内容寻求说明，可能需要问什么问题，把什么事情作为问题提出来讨论时，我们要考虑到我们掌握的是初步数据而不是对 RFP 的最终回复这一事实，这是我听到你之前说过的。

所以我并不认为自己在反对。我不会这样加到会议记录中。相反，我要宣布本次电话会议我们在 ICG 达成了共识，我们应该审视来自另外两个小组的初步数据，这两个小组仍在竭尽全力工作。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利用这些数据，特别是跨社群工作组可能会在六月初，根据当前的时间表是 6 月 8 号提交的数据。

这是你能认同的吗，卡沃斯？

卡沃斯·阿斯特：

是。你说的是两个社群，而我说的仅仅是 CWG IANA。谢谢。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非常感谢。那么我还想在此讨论两个事项。首先，我想问问大家是希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后的一周内立即召开电话会议，还是等两周再召开？

纳雷尔建议两天。艾丽萨，有请。

艾丽萨·库珀：

谢谢帕特里克。我是艾丽萨。我认为我们肯定需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后的一周内召开一个电话会议，而且那可能会很长。我们可能要预订一个几小时的电话会议，之后如果有需要，我们可以重新安排。但是在大家的日程表中预留一大块时间可能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我还要说，我们本次电话会议超时了，我们也可以在清单上或者下一次电话会议上解决其中一些细节问题。

我知道现在可能或早或晚，但在我这里很晚了。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是的。卡沃斯？

卡沃斯·阿斯特： 我们需要现在决定还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之后决定？也许是我们召开的最后会议。一周或两周就很好。它取决于讨论，取决于问题的[听不清]，取决于优先事项。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做决定那应当是非常临时的，之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可能要修改。这只是给你的一个建议。谢谢。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是。非常感谢，卡沃斯。我们不必现在决定，但是作为联合主席和处理组织事务的三个联合主席之一，我需要大概了解我应当和秘书处做哪些工作。我将回到电子邮件清单上提出电话会议的建议。

我将会和联合主席和秘书处合作，提出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的会议方案。那么，好，艾丽萨，有请。

艾丽萨·库珀： 抱歉，这是上一次举的手。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那么，我们的会议已经超时了。感谢大家依然还在会上。我们有一些会议记录要批准。我看到它们有链接。我们有 2 月 6 号的会议记录，第四版。我们有 2 月 7 号的会议记录，第二版以及 3 月 11 号的会议记录，第三版。所有会议记录都在 **Dropbox** 中。过去几天我们对其中一些会议记录进行了讨论，并制订了新的版本。

我想问问大家，你们还需要更多时间考虑，还是认为我们可以批准所有这三个记录。如果有人对所有这三个记录或者其中的一个还需要更多时间来考虑，现在就请提出来。

我看到让-雅克认为我们可以全部批准。非常感谢。

那么既然没有人发言，哈特穆特也同意批准，我看到还有其他几个人也表示同意。既然如此，我宣布这些会议记录批准通过。还有其他...？好的。詹妮弗指出会议记录中有红线部分。能否请你说明一下？事实上我自己都漏掉了。对此我很抱歉。詹妮弗，请说。

詹妮弗·钟： 我是詹妮弗·钟。在 2 月 6 号第四版的会议记录中有一些加了红线的部分。这些是尼尔森 (Nelson) 还有丹尼尔所做的编辑，还没有解决。在 3 月 11 号第三版的会议记录中也有一些加了红线的部分。这些是玛丽 (Mary) 的编辑，我也加上去了。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好的。我听到你说的。既然还有一些红线部分，我想我应该注意，因为既然如此，我们其实就不应该批准这些会议记录。红线部分本来应该拿出来讨论。对此我很抱歉。

作为主席，我在本次电话会议议程的创建和讨论上明显犯了错误。所以我们还不能批准这些会议记录，或者詹妮弗，我重复一下，你说的红线部分是在 2 月 7 号和 3 月 11 号的会议记录中，对吗？

詹妮弗·钟： 我是詹妮弗·钟。不，不是。红线部分是在 2 月 6 号的第四版和 3 月 11 号的第三版中。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好的。那么我建议我们先批准 2 月 7 号第二版会议记录，留下其余两个，二和四，日后再进行批准。

我们就这么做。那么你能不能在 ICG 电子邮件清单上发送有关这些红线部分的信息。希望我们能在电子邮件清单上解决这些红线部分，并在下一次电话会议中批准通过。

说到这里，我想问问大家还有没有其他本来想要讨论的问题？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想作为 ICG，我本人作为主席，恭喜艾丽萨回归。我们当然很想念你。同时，我们也照顾好了自己。你可以看到，只有一些小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没法凸显你的重要性了。恭喜你喜获千金。我希望我们将继续看到你活跃在 ICG。

所以感谢你也恭喜你喜获千金。

艾丽萨·库珀： 谢谢。很高兴回来。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好的，下面我宣布会议结束。非常感谢各位，我们两周后再见。谢谢，再见。

[会议记录结束]